

《思想香港》第三期摘要

當愈來愈多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官方政策口號失去信心，近幾年蜂湧而起的本土意識不約而同都以鞏固、落實或追求真正的「自治」作為目標。不過，今時今日為「自治運動」奔走呼號的，卻往往對香港自治訴求的歷史緣起不甚了了。為了延續上兩期關於「本土」議題的討論，這一期《思想香港》選刊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特約文章，由香港歷史研究者貝加爾撰寫。他從六十年代香港歷史中鉤沉香港第一批提出香港自治理念的人物和政治團體。他們不單曾經為「自治」這訴求組織政黨，發起社會運動，也嚴厲地批判當其時香港的殖民體制和殖民政策。在貝加爾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香港自治運動的先驅，守持聯合國憲章內關於人權、民主和平等的精神價值，也有他們關於香港如何實行自治的制度藍圖。他們所開創的在殖民地爭取自治的事蹟，雖然讓他們成了香港自治訴求的先行者。但是非常吊詭的是，在往後的香港社運史、學運史書寫，竟然都被全然淡忘掉。在突破了半個世紀中國民族主義史觀的遮閉而重新出土的「自治」，是否又能與自己的前身相認？

第二篇周思中的文章則穿梭時空，從近年香港兩種不同的「本土」概念，談到當年盧卡奇的革命觀，用以反思與對照香港當下兩種(或幾種)不同的「本土」概念。文章同樣觸及如何看待香港的殖民過去，讀者大可與前文對照並讀。盧卡奇說的是「階級意識」，但放在社會主義歷史長河上，卻只有作為「預言式的批判」但最終為「事後的否定」的

命運，給淹埋在史大林主義底下。作者要說的是一個「雙重咒詛」的故事，反映此地一波又一波「本土」概念更替的吊詭。周文出自去年六月的工作坊，當時參與者的熱烈的評論與回應，今期也一併刊登。

最後一篇文章出自余振雄手筆，以「覺醒」的想像為題，從阿甘本、施密特和本雅明等人不約而同地開發的「例外狀態」議題出發，暢論當下「本土」及「中港矛盾」底下社會運動的時間觀念及其局限。他用香港近年重複出現的「覺醒」論述來描繪香港普遍存在的抑鬱的精神狀態，檢視在中央對香港「必要時要有所作為」的那種吊詭地常規化了的「例外狀態」下，我們應如何重新審視「運動」及其與「潛能」的關係。他在回應梁寶山的評論時提到一種「不斷覺醒的困惑」：不斷覺醒，不斷焦慮；不斷覺醒，不斷抑鬱。這與貝加爾一文揭示香港一再重新出現的自治運動，形成令人失笑的歷史對位。作者最後呼籲一種不同的時間想像，與上面周文所說的「預言式批判」亦互為映照，打開了進一步的對話和反思空間。